

從遊學歐洲到中西共融

張琪凱

記得當年就讀於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時，我們都是一些來自全國各地，抱著對藝術無限理想與熱忱的二十來歲青年人，隨著知識面的擴展和對藝術理解力的增長，逐漸地我們在尋找個人藝術發展道路上不斷有了新的要求，當時我們已不再滿足於課堂上的習作和僅對人體模特兒的模寫，我們需要新的氣息。

出於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好奇心，使我和班裡另外兩三個朋友常常從擺著人體模特兒的教室裡跑到圖書館去，在畫冊和現代藝術雜誌中尋找國外當代藝術的蹤跡以及國內青年藝術家的信息。記得當時

最吸引我們的國內藝術家是「星星畫會」、「廈門達達」，和那些在國外從事前衛藝術的青年藝術家，而國外的有基弗（Anselm Kiefer）、培根（Francis Bacon）、杜尚（Marcel Duchamp）、波伊斯（Joseph Beuys）、考蘇斯（Joseph Kosuth）等等。至於西方前衛藝術的各個流派，如貧窮藝術（Arte Povera）、大地藝術（Land Arte）、偶發藝術（Happening）、觀念藝術（Arte Concettuale）等等，我們也都略知一二，然而當時在國內要想找到一些較有具體系統介紹西方當代藝術的資料，還不是很容易，現在回想起當時那種渴望了解當代藝術思潮

的衝動，記憶猶新，也許正是這種好奇心，使我產生了對發現、比較、探究中西文化和藝術邊緣的興趣。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告別了父母、親戚、朋友以及我土生土長的北京，懷著興奮與好奇的心情，來到了陌生的城市——意大利的米蘭。

米蘭是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工業城市之一，也是歐洲的現代設計、現代建築、時裝以及金融等的重要中心之一。到米蘭後不久，我便開始了我的一個重要事情——「看」。

在國內時，我只能通過畫冊或幻燈片去了解，去體會國外大師們的傑作，現在到了意大利，我要親眼看真正的原作，那是在畫冊上，幻燈片上永遠看不到、體驗不到的東西，我到處走，盡量的多看，看博物館、看畫廊、看各種展覽、看教堂、看園林，凡是我覺得與藝術有關的我就去看。因為我只有看了以後，才能用心去感受，才可以用腦去分析。

這幾年來，我幾乎轉遍了意大利的所有主要城

市，其中，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龐貝古城等都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們不僅應該深入研究、保持及發展我們中國自己的優秀藝術傳統，同時還應該深入了解、接觸與研究西方優秀的藝術傳統。

不論東西方，藝術總是相通的，藝術是沒有國界的，我們只有以開放的心態對待自己的傳統的同時，又以開放的心態去接觸外來的文化與藝術，才能不斷地充實自己，提高自己。

隨著當今各種信息交換網絡的發展以及愈趨發達的交通條件，文化的發展已不再像歷史上那種僅限於區域性、地方性的縱向型發展，而是趨向於國際化、跨區域、跨領域的橫向型發展，尤其是在本世紀，藝術在橫向延伸的同時，自身也在不斷的否定、批判、再否定、再批判的過程中發展變化，而作為現代的中國人要想使中國現代藝術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而獲得勃勃生機，必須打破疆域、國界的限制，才能更廣泛地接觸、研究和吸收

現代藝術在西方發展過程中的積極因素，取長補短，互勉共進。

對比東西方文化之異同，早已有諸多學者作過研究，不用我在這裏班門弄斧，我只想略談這幾年來在意大利所看到、所體會到的一點經驗。

意大利曾是古希臘、羅馬文化及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名勝古蹟遍佈全國。由於他們對古文化遺產的酷愛和對其修復及保存的責任心，使得大批古羅馬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作品得以相當完整地保存下來；龐貝古城在火山灰下沉睡了十幾個世紀後重見天日，米蓋朗基羅的西斯庭壁畫經修整後再現當年異彩，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已經進行了幾年精心修繕，時至今日，仍在繼續。

在意大利諸多城市中，古壁畫、古教堂的修復工作隨處可見，由此聯想到我們中國對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文化財富的態度，歷年來，凡是改朝換代之時，便大燒一次，最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

來了個徹底「大掃除」，不知有多少古文物被燒被毀，讓人想起來實感痛心。幸好目前人們對保護古文化遺產的意識已逐步提高，對其修繕的工作也在逐步實施，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技術問題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在西方對古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整理的同時，對現代文化和藝術的建設工作也在同步進行，在諸多文化基金會、協會中，也不乏對東方文明感興趣的。由於西方現代化工業社會的發展，造成某些負面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對人們精神及心理上的扭曲，社會的正常秩序、道德準則在某程度上受到威脅與衝擊，使一些西方有識之士高高舉起「向自然回歸」的旗幟，並開始嘗試引入東方哲理中整體的、綜合的、內省的、靜觀的、精神的那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作為良葯來解決西方文化及社會危機。研究、分析、翻譯老莊哲學和禪宗思想的大有人在；在藝術領域中，這種借鑑、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現象更是俯拾皆是。

我在意大利參加的多次展覽中，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三個：

(一)一九九七年三月由米蘭藝術研究促進協會舉辦的“PLEASE”現代藝術展，參展的有我和來自意大利、澳大利亞、希臘、南韓共六位青年藝術家，作品主要有裝置作品 (INSTALLAZIONI) 和視聽作品。

(二)一九九七年七月由熱那亞 (GENOVA) 東方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一屆現代亞細亞雙年展」，參展的有十三位亞洲藝術家，來自日本的有六位，南韓的有二位，中國的有四位：宋鋼、鄭榮、禾蕾和我。作品主要包括書法、繪畫、雕塑及裝置作品。

(三)今年一月由藝術評論家安多尼奧·達沃薩 (ANTONIO D'VOSSA) 和米蘭的藝術中心合辦的「視覺咆哮」(VISUAL-RAVE) 大型現代藝術展，參展的有各個國籍的上百位藝術家，參展作品包括繪畫、攝影、詩歌、音樂、雕塑、裝置、視

聽作品、行為藝術 (PERFORMANCE) 等等。

我之所以說這三次展覽給我印象最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橫向綜合的方式，使藝術趨向於以無分界、無固定格式、無國籍、無種族、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形式呈現出來，這也正是我在藝術領域中尋求發展的方向。

看了九五、九七兩屆的威尼斯雙年展和卡賽爾第十屆文獻展、第六屆阿瓦納雙年展的資料片，以及平時大大小小的當代藝術展覽，我發現在這如此衆多、紛雜的網絡中，如果不去進行認真的分析、判斷與比較，很難把握住自己，結果是迷失方向而隨波逐流。

西方邏輯分析的思維體系，表現在各個層面上的分割、歸納與專門化，使西方現代藝術以邏輯分析精神和否定批判的態度，再加上無所不爲、勇於創新的試驗精神，在自由生長的土壤中呈現出「百花齊放，萬家爭鳴」的纍纍碩果。但也正是這種「什麼都可以」的「寬容」，這個應從人文思想立場

出發，以真誠的心靈去感受和以敏銳的直覺去體驗而進行創造的藝術，到今天是否呈現出某些魚目混珠的現象，以及在表現方式和手段上出現過於偏激的狀況呢？過分的界定是否已使藝術離它本來的精神太遠了呢？是否我們應該回過頭來去探究一下東方古老文明中的那種「天人合一」回歸自然的境界呢？

現今的時代已使人們對精神的追求受到某種威脅，普遍的物質追求，現代的科學技術對人們的異化，高速的信息往來，各個領域中每時每刻事物的出現，由此帶來的緊迫感與惶惶不安，使我們有越來越少的機會去尋找與思索一下精神上合理的位置，但人們畢竟是離不開這種精神追求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必定會有一種新的精神價值觀來體現它所依附的時代，我們需要取得一個最終的精神和諧，尋找一個點、一個位置、一個我們存在的確實性，也許我們找不到什麼，但又不能不去尋找，這便是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一個不斷充實的過程，一個戰

鬥的過程。

路途比到達終點更有意思，戰鬥比最終的成敗更富刺激。當我到達一個終點，獲得一次終場的勝利以後，我會感到一種無形的「空」，而爲了逃避這個「空」，我必須要開始一個新旅途，投入一個新的戰鬥，否則，我會在這個「空」中被淹沒。

至此，讓我們以自由、真誠和責任的勇氣與心態，在通往「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藝術道路上齊奮進，共勉力。

□